

TURFAN MUSEUM

吐魯番博物館



773
57
123

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

Xinjiang Fine Arts and Photo Publishing House, China

前言

吐魯番地區包括吐魯番市、鄯善縣和托克遜縣，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部的天山南麓。東臨哈密，南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鄰烏魯木齊，北隔博格達山（天山東段）與昌吉、奇臺、吉木薩爾、木壘縣相接，南北240公里，東西300公里，總面積72,880平方公里。

吐魯番是天山南麓的山間盆地，天山餘脈環繞四周，地形北高南低，位於盆地中心的艾丁湖低於海平面154米，是我國最低的地區，也是世界著名低地之一。以艾丁湖為中心，呈環狀分佈的地形，可明顯分為三帶。最外層為山嶺帶，北有博格達山，高聳入雲，終年白雪皚皚，冰河垂懸。西部是喀拉烏成山，高度也在400米以上。南邊的庫魯克塔格山和東南的庫姆塔格（沙山），峯嶺呈渾圓狀，比較低矮。第二層是被洪水冲刷下來的、由大小不等的礫石鋪展而成的戈壁礫石帶。最中心為平原綠洲帶，也是吐魯番地區的黃金地帶。火焰山自西而東橫亘盆地中央，將綠洲分隔成兩部份。山北為天山山系古老的山前淤積平原，有吐魯番綠洲和托克遜綠洲。發源於博格達和喀拉烏成山的條條河流，如阿拉溝、白楊河、塔爾朗溝、煤窩溝、二塘溝、坎兒齊等的河水匯入盆地，滋潤着這片綠洲，成為千百年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從火焰山溝谷溢出的無數清泉，匯成溪流，如大小桃兒溝、葡萄溝、木頭溝、吐峪溝、連木沁溝、蘇伯溝等，灌溉着千頃良田，為人類提供了最基本的衣食之源。這塊美麗富饒的土地，很早以前就成為人類生息繁衍的綠洲沃壤，至今仍可在吐魯番的雅爾湖、阿斯塔那、鄯善縣的迪坎爾、克孜勒庫木、塔西肯艾熱克和托克遜縣的草曼布拉克、小草湖等地採集到古代人類製造和使用的石器。

由於吐魯番位於新疆東部，是河西走廊進入西域的門戶，也是東來西往的交通樞紐。自敦煌而西，經哈密、越庫姆塔格山前戈壁，即可到達吐魯番盆地。從盆地內的魯克沁南下，穿越克孜勒塔格山，可抵達羅布泊窪地的樓蘭，由此向南與著名的絲綢之路的南道相接。從吐魯番向西，過乾溝、榆樹溝，越喀拉克孜勒山，可進入焉耆盆地，即為古絲路的北道。從吐魯番向西、向北翻越天山諸隘口，即可到達北麓的烏魯木齊、奇臺、木壘和吉木薩爾等地，與草原絲綢之路相接。吐魯番盆地的這種便利的交通條件，也使它成為古代民族遷徙往來的必經之地。根據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早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戰國時期，這裏的土著居民——車師人就為開闢這塊綠洲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不久，塞克人也到此活動並留下了他們豐富的文化遺存。大約在公元前200多年的秦漢之際，車師人已建立了自己的王國，《漢書》稱為車師。兩漢時，匈奴和漢政府在車師境內屯田積穀，漢政府還設戊己校尉，管理屯田事務，直至魏晉沿用不改，吐魯番成為新疆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一。公元327年，東晉、前涼在此設高昌郡，漢、羌、氐、匈奴等族政權相繼統轄吐魯番盆地。公元443年，北涼沮渠無諱遷都高昌。公元499年，金城榆中漢人麴嘉在吐魯番建立封建王朝，歷經九代十王，史稱麴氏高昌王朝。公元640年，唐朝政府統一高昌，將吐魯番等地建為州、縣。此外，遊牧民族柔然、突厥、契丹、蒙古族政權都曾一度統治過吐魯番。至九世紀中葉，回鶻人在此建立王朝，史稱回鶻高昌。眾多的民族在吐魯番盆地生息繁衍、開拓墾殖，用自己的雙手和智慧，創造和豐富了這裏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同時，這裏又是我國與中亞、西亞、地中海沿岸各地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的必經之地。東方黃河長江流

域的古代文化，西方希臘、羅馬文化以及波斯和印度文化，均在此交流薈萃。古代世界的幾大宗教，如祆教、佛教、道教、印度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蘭教都曾在這裏傳播。這些來自東方和西方的文化在此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對古代吐魯番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曾起過積極的作用。隨着歲月的流逝，許多古代遺址和歷史文物已被沙石掩蓋埋藏在地下，據目前所知，僅殘存在吐魯番的各種古代文字，就達17種之多。

吐魯番地區乾旱少雨，是典型的大陸性暖溫帶乾旱荒漠氣候。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6毫米，而蒸發量竟超過3000毫米，這種極度乾旱的自然條件，使豐富的古代遺蹟和遺物得以較好地保存下來。這裏有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春秋戰國至漢代的墓葬，經歷兩千餘年至今仍巍然屹立的古城堡，遭受戰火摧殘和風雨侵蝕的石窟寺，特別是吐魯番唐墓葬羣中保存着數以萬計的珍貴文物，以及許多古代人體標本。這些在地下埋葬了一千多年的古屍，其肌體不腐，形貌依然，連指甲毛髮保存都比較完好，成為自然脫水乾癟的木乃伊。在上述種種古文化遺存中，目前已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以下五處：交河故城、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古墓羣、柏孜克里克石窟和蘇公塔。

交河故城坐落在吐魯番城西約10公里的雅爾崖孜臺地上，長1650米，寬300米。崖壁峭立，河水分流繞城下，形勢險要。早在漢代已是車師前部王的治所。雖經歲月更迭，交河却一直沿用到15世紀，而屹立至今。城中央有一條縱貫南北的大道，通向全城最宏大的建築——佛寺。城內西側北部，寺院集中，殘塔林立。故城東側，大小院落鱗次櫛比。南部有一高大建築物，似為官署所在地。北端為墓葬區。其東側的塔羣，中間一大塔，原可拾級而上，鳥瞰全城。四個角隅各五排25座，共100座小塔圍繞大塔，排列整齊，頗為壯觀。

高昌故城位於吐魯番市東南40公里的火焰山附近，城略呈方形，周長五公里，城有三重：宮城在北面，南面為內城，外城殘存一大型寺院建築。高昌故城至遲在公元五世紀已成為吐魯番地區的統治中心，是後期北涼和麴氏高昌的首府所在地，唐西州治所也曾設置於此，直至回鶻王朝仍以這裏為中心進行統治。

位於高昌東北、北、西北郊的哈拉和卓及阿斯塔那墓葬羣，是晉唐時期高昌居民死後的葬所。僅解放後就清理了400多座墓葬，出土文物數萬件，可稱是反映古代高昌歷史社會的一座地下博物館。

柏孜克里克石窟鑿建在火焰山木頭溝谷的懸崖上，“曾鑿四絕，架回而開軒。既庇之以崇岩，亦猥之以清瀨。”^①大約始建於麴氏高昌時期，回鶻人改建成王室貴族的寺院。昔日的勝景，早已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中，但那高低錯落，依山展佈的洞窟及其殘垣斷壁仍透露出宏偉雄姿。“金壁尚存，斑駁丹青”的壁畫，形像地反映了吐魯番古代經濟、文化和藝術發展的水平。

蘇公塔亦稱額敏塔，位於吐魯番市東南3公里，是清代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的紀念塔，建於公元1776年。塔高37米，塔身呈圓柱形，塔基直徑10米，自下而上逐漸收縮。塔外用青灰色磚砌出波紋、菱格、壺式條紋、團花等各種幾何圖案，顯得樸素、莊嚴，塔內可沿螺旋狀排列的階梯，登臨塔頂。塔上端還砌出窗櫺。塔下豎立着一塊漢、維文合璧的石碑。

優越的自然條件，衆多的遺址和墓葬，把一些其它地區無法保留下來的文物，如紙文書、絲毛織品、泥塑、木雕、食品等遺物珍藏到了今天，使吐魯番地區的出土文物獨具特

點。

在這裏，無論是墓葬，還是石窟寺院都有各種文字的文書出土，且字迹清晰，其中尤以阿斯塔那墓葬為最，可稱是歷史檔案庫。這裏出土的文書，最早的寫成於西晉泰始九年（公元273年），最晚止於唐大曆十三年（公元778），前後達五百年之久。這批文書中，有契約（包括租田、買賣、僱傭、借貸等）、籍帳（手實、計帳、戶籍、受田帳、欠田帳、退田帳、差科簿、馬料帳等）、官府文書（符帖牒狀、審理案件的辯辭和錄案、授官授勳告身、行旅的過所和公驗、收發文簿、收支帳曆等）、私人信札、經籍寫本、隨葬衣物疏等。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大自典章制度、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活動，小到純屬私人生活瑣事^②，為研究吐魯番、新疆，乃至我國的這段歷史，提供了直接生動的資料，有的還涉及到當時的國際交往。柏孜克里克石窟清理出的文書，以回鶻文較多，也有漢文、梵文、婆羅迷文、粟特文、西夏文等。內容有契約、佛經、摩尼經、詩歌、史籍抄本等，有手寫本，也有木刻印本，是研究高昌佛教和回鶻歷史等極有價值的資料^③。其中一件用粟特文書寫的摩尼教經籍，長達3米，內有彩色插圖，是現知世界僅有的摩尼教經卷之一。

絲毛織品的種類繁多，色澤如新。毛織物是這裏的傳統手工業品，主要出土於早期墓葬中，如距今約3,000年左右的蘇巴什墓葬就出土有平紋和斜紋組織的毛布，染成黃色或紅色，至今仍很鮮艷。彩色毛織帶和毛氈貼綉，簡潔而優美大方，很有特色。大量的晉至唐代的絲織品，有錦、縐、綺、絹、紗等，色彩斑斕，絢麗奪目。錦有經錦、緯錦，縐有鎖針、平針，印染有紋、夾、蠟縐和印花等，還有的在錦綺上再織或印出花紋圖案。其延續時間之長，種類之多，在全國來講也是僅有的。這些織物主要來自中原，當然也有地產和絲綢之路上的交換品。因而，它是研究我國養蠶、練絲、絲織工藝的發展及西傳的珍貴資料，也為探討中亞、波斯等地的絲織提供了實物標本。如近年來發現的唐代緯絲和具有改機效果的雙層錦，把我國記載中這兩種技法的出現提前了幾百年^④。東晉時期，用彩色絲綫編織的織成履，把僅見於古籍記載的東西呈現在我們面前。工藝精細，提花準確。值得提出的是，在絲綢之路交易中佔主導地位的商品——絲綢，它的發展本身就是中外物質文化交流的結晶。

吐魯番古墓葬的隨葬俑類，也不同於內地。它不是用燒製的陶、瓷或三彩，而是因地制宜，使用雕刻的木俑，彩塑的泥俑，甚至還有穿着絲織品縫綴衣飾的木身絹俑。形像逼真，栩栩如生。早期多用木俑，東晉墓葬中出土有木虎、木馬、木牛車和各種民族形像的男女木俑。用木頭雕刻，榫卯法嵌入腿等，再以黑、紅、綠等色畫出面部及衣飾。簡潔粗獷，古樸稚拙。唐代多為泥塑而後敷彩，有馬、牛、羊、駱駝等牲畜，也有文官、武士、仕女和侍者俑，還有儀仗俑、騎馬俑、勞動俑、天王、鎮墓獸等。既有漢族形像的泥俑，也有不少深目高鼻的兄弟民族形像和來往於絲綢之路上的商人。更惹人喜愛的是那些木雕頭部，彩繪面目，胸部用木條直接在頸下膠合，用紙捻成臂膀，外着錦綉衫裙的木身絹俑，衣著真實，宛若真人。女舞俑著短襦，長裙曳地，帔巾繞肩，舞姿嫵婉，曲有姿態。男性頭戴烏紗帽，身穿黃絹單衣，繫黑帶，蹬烏皮靴，一副滑稽奸詐相，把唐代的優美舞姿和傀儡戲展現了出來。還有那一組組的獅舞、馬舞、頂竿等百戲俑……這些曾在唐代盛行的表演藝術，就連那些輝煌燦爛的壁畫也沒有這樣生動逼真，表現了歷史的本來面貌。但它卻被從吐魯番地區的

墓葬中發掘出來，使之又重現於人間。

此外，那些紙畫、絹畫，甚至還有絹製插花，都較完好地保存到現在。小麥、青稞、糜子、黑豆等農作物，葡萄、乾梨、紅棗等瓜果和菜籽、棉花等經濟作物，是支持吐魯番古代社會經濟的重要生產事業。精巧的點心、餃子、餛飩……展現了古代吐魯番人們的生活畫面，也是自然科學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珍貴標本。

吐魯番地區這些豐富的文化遺產，古代精美的藝術品，早在19世紀末，就被外國的一些“探險”、“考古”學家們所發掘，帶回他們自己的國家。第一個到這裏來的是俄國人艾伯特·雷格爾，他向世界首次介紹了吐魯番綠洲保存完好的城堡——高昌故城。後來，俄國人克列門茲又較詳細地考察了這裏的文物古蹟，交河、高昌諸古城，調查了柏孜克里克和吐峪溝等石窟的130個洞窟，拿走了不少各種文字的古卷，割剝了精美的壁畫。德國也不甘心落後，本世紀初，柏林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的格倫威德爾、勒柯克等三次到吐魯番，發掘了高昌故城和一些寺院遺址，切割壁畫，僅第一次就運走文物46箱。英國人斯坦因兩次在吐魯番“發掘”，1906年那次運走了100箱文物^⑤。還有日本的大谷光瑞和橘瑞超等，除遺失、處理和流入私人手中的外，僅龍谷大學收藏的文本一項就有7000件之多。據目前所知，吐魯番出土的文物遍佈英、德、法、日、印、美、瑞典等十二個國家的博物館和文化機構之中。我們痛心地回首這些難以忘卻的史實的同時，又以吐魯番古代文明孕育了世界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而自慰。正如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季羨林教授所說，吐魯番在中國，吐魯番學屬於全世界。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重視古代遺址和遺物的保護。吐魯番地區的文物保護管理工作從無到有，機構從小到大。1954年只有一名文物幹部附設在文教科內，1965年增加了兩名，單獨成立了文物管理機構。各文物保護單位也設置了專門的管理人員。1978年正式成立了文物保護管理所。1989年又成立了博物館，修建了具有地區特色的館址，有了專門的陳列場地。1976年開放以來，這裏接待了衆多的國內外遊客，僅六處文物保護單位，1991年就接待了37萬人次。三十多年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培訓保管人員，加強對古遺址的保護，進行了文物普查和古蹟的維修，並整理出10多萬字的文物古蹟檔案。配合水利等基本建設工程，清理發掘了一百多座墓葬，清理了柏孜克里克石窟。舉辦了多次陳列展覽，僅《吐魯番古屍暨出土文物展覽》就到北京、濟南、太原、開封、洛陽、合肥、南京等十三個市和地區巡迴展出，宣傳了吐魯番的古代文明。撰寫了許多論文，編寫了各種導遊圖和《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畫藝術》和《中國美術分類全集·壁畫全集》的吐魯番卷等三本大型圖錄。還把各民族業務幹部送往北京、上海、成都、烏魯木齊等地進行業務培訓，為進一步提高業務工作的質量創造了條件。

七十年代末期，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我們陸續發現並清理了一批早期墓葬，有吐魯番的恰什塔克、驢達坂、雅爾溝北、艾丁湖^⑥，托克遜的小草湖、阿拉溝、魚兒溝、博斯坦鄉和鄯善的蘇巴什^⑦、洋海、大阿薩等墓葬羣共20餘處。這批墓葬以出土彩陶為特徵，並伴有銅器或鐵器。尤以洋海墓葬最為典型，清理的100多座墓葬，出土陶器127件，其中彩陶佔40%。

這些墓葬地表多有圓形或長方形石堆封土，墓室結構有：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和長方形豎穴洞室墓。有的墓底有長方形木框架，或用樹枝捆扎而成的葬具，阿拉溝則多用原木相疊而

成本椁。每一墓葬一人、二人或三人不等，仰身直肢，大多數為頭西足東。阿拉溝還有一種堅穴石室墓，墓壁用卵石壘砌，墓口蓋木，或用大石板封口，墓底有木板葬具^⑧。隨葬品比較豐富，有陶器、木器、銅器、鐵器、骨器、石器和毛織品、皮革等。

這些陶器大多是夾砂紅陶，均係手製。器形以罐為多，杯、鉢次之，還有盆、壺、樽等。器形較小，一般高約10厘米左右，最大的一件也僅40多厘米。形制特點是：鼓腹、圜底，也有少量小平底，附寬帶狀橋形耳，或柱狀環形耳，以單耳為最多，有少量雙耳。還有一些帶流的罐或杯。造型多樣，且有特點。大部份陶器的器表 and 內沿多刷紅色陶衣。其中的彩陶是在紅色陶衣上，彩繪黑色紋飾，個別的有黃彩。紋飾主要是各種正倒三角形、鋸齒紋、變體三角形和菱格紋等，還有不少飾渦旋紋。其中一件彩陶豆，造型優美，在紅色陶衣上，以淡黃和黑色平行相間繪出渦旋紋，有韻律感。也有通體繪由豎式平行綫組合而成的紋飾。但以三角形和渦旋紋為主體紋飾，具有較強的裝飾性。這些彩陶與甘肅玉門清水河火燒溝出土的彩陶形制和圖案極相近，同時與新疆其它地區如哈密、巴里坤、和靖等地出土的彩陶有共同的特點，說明吐魯番地區與上述各地有着密切的聯繫和交往。

這批墓葬還出土了大量的木器，有盆、盤、杯、勺、盒等日常生活用具。有一件木盒，表面呈半圓柱狀，雕成刺楸形，下部的中間挖空，很富有想象力。很多墓葬中都出土了鐵木取火器：這些標本的木質堅硬，呈長方形，長約10厘米左右，寬2、3厘米，厚約2厘米。在長方形木板的一側鋸出些小槽，供鐵木用，大部份在槽的頂端都保留了取過火的鐵孔，孔徑約1厘米，孔內已被鐵木所產生的火燒焦，因而呈焦黑色。有的還同出有木質鐵桿，一端較圓滑，正好插入鐵孔內，另一端呈尖狀，可能是鐵木時磨擦所致。我國古籍有鐵木取火的記載，但究竟是怎樣的工具，如何操作等，早已無人知曉。吐魯番地區出土的文物，把大量的鐵木取火工具擺在我們面前，看來，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有着相同的取火工藝和技術。

銅器是這時期出土的重要遺物，主要有銅刀、銅戈、匕首、銅鏡、銅鍼和各種銅飾件。銅刀的數量最多，銅戈的援與內上已都出現了穿。出土的銅飾件較多呈透雕鏤刻狀，如艾丁湖墓出土的獸形銅牌，兩隻老虎首尾相錯，背部相聯。洋海墓還出了一件虎噬羊銅牌，肥碩兇貪的虎和膽怯蜷曲的羊，形成鮮明的對比。有的還在上面壓了一層金箔，如蘇巴什墓出土的包金虎形銅牌，還有虎紋圓形金牌等。這些銅飾件都以老虎為母題圖案，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的一個問題。

根據墓葬形制、葬具、葬式和出土文物，我們可以看出：這批墓葬的時代有早晚的差別。大體上可分為兩期，第一期屬於春秋戰國時期，出土大量的彩陶，並有銅器。第二期可到西漢中、晚期，墓葬中的彩陶減少，出現了鐵刀等鐵器，彩陶與鐵器共存是這期的特點。我們對蘇巴什墓葬作過碳14測定，結果是早期距今約3145±45年，樹輪校正為距今3335±145年。晚期距今約2225±70年，樹輪校正為距今2220±85年，與我們的分析相吻合。而洋海、艾丁湖、雅爾湖溝北等墓葬出土的遺物，又與蘇巴什相同，顯然也有時代早晚的不同。根據漢文史籍記載，在距今2000多年的秦漢時期，這裏早已聚居着土著的車師人。《史記·大宛傳》說，“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史記》是我國最早提到車師人的史籍。《漢書·西域傳》也說，漢通西域，“樓蘭、姑師當道”。“姑師”和“車師”是同一名稱的不同漢譯。秦漢時期，這裏已產生了國家，建立了王國。漢武帝遣趙破奴破車師，分“車師前後王

及山北六國。”“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譯長二人”，官員設置齊備。“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⑨，務塗谷在今古木薩爾的破城子一帶。近年來考古發掘證明，在今烏魯木齊、奇臺、木壘、巴里坤一帶也發現了一批與上述內涵相同的墓葬，與車師人的分佈區域大體相合。這一發現彌補了吐魯番地區歷史文物中的一個空白，為研究古代車師人的歷史文化開啓了一扇窗棧，是對吐魯番學的一大貢獻。我們相信，隨着今後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車師人的古代文明將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

車師人的這批遺物也充實了我們的館藏文物。我館現有藏品5000餘件，有石、陶、木、銅、鐵、金、銀器和文書、毛麻絲織品、木雕、泥俑、糧食、乾果、麵食品等，上起石器時代，下迄明清，大都是發掘品，也有徵集品，還有部份民族文物。這些文物都具有鮮明的民族和地區特點，其中不少是精品。我們利用這些文物舉辦了《吐魯番歷史文物陳列》，展出文物250多件，並輔以照片、圖表、摹本等，展出面積300平方米。同時，發揮吐魯番地區的優勢，舉辦了《古屍展覽》，這是我館的兩個基本陳列。此外，我們還經常組織一些臨時性的展覽，如《最新出土文物》、《龜茲壁畫摹繪》等展覽。

這裏，從我館藏品中選擇了200多件有代表性的文物，編輯成圖冊。圖冊中按時代順序排列，分為：新石器時代、車師（姑師）時期、高昌郡、麴氏王朝、唐代西州和回鶻王朝等六大部份。我們力爭能將近年來新收藏的文物盡可能多的奉獻給讀者，為國際吐魯番學的研究增添新資料。但由於我館創辦不久，藏品有限，我們的學識水平淺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許多疏漏，還可能存在一些錯誤，我們竭誠希望專家和廣大讀者指正。

岑雲飛

一九九三年三月

注 釋

- ① 《西州志》，見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
- ② 吐魯番文書整理小組、新疆博物館《吐魯番件——唐墓葬出土文書概述》，載《文物》，1977年第3期
- ③ 吐魯番地區文管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遺址清理簡記》，載《文物》1985年第8期
- ④ 新疆博物館《新疆出土文物》，圖版一四八、一四四 文物出版社 1985年
- ⑤ Jack A Dabbs著《新疆探索史》 見新疆博物館編《新疆考古資料》第一輯
- ⑥ 新疆博物館、吐魯番文管所《新疆吐魯番艾丁湖古墓葬》，《考古》 1982年第4期
- ⑦ 吐魯番文管所《新疆鄯善縣巴什古墓葬》《考古》 1984年第一期；吐魯番文管所《新疆鄯善縣縣巴什古墓葬的新發現》《考古》 1988年第6期
- ⑧ 王炳華《新疆阿拉溝堅穴木棺墓發掘簡報》《文物》 1985年第1期
- ⑨ 以上引文均見《漢書·西域傳》

CONTENTS

INTRODUCTION	3
PICTURES OF THE CULTURAL RELICS	19
The Neolithic Age	21
The Cheshi Age	26
(?—A.D.8)	
The Gaochang Prefecture Age	56
(327—460)	
The Qus' Kingdom Age	66
(499—640)	
The Xizhou Prefecture Age of the Tang Dynasty	75
(640—792)	
The Huigu Kingdom Age	103
(840—1283)	
DESCRIPTIONS OF THE CULTURAL RELICS	113

吐魯番博物館

TURFAN MUSEUM

吐魯番博物館編

EDITED BY THE TURFAN MUSEUM

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出版

Xinjiang Fine Arts and Photo Publishing House China



前言

吐魯番地區包括吐魯番市、鄯善縣和托克遜縣，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部的天山南麓。東臨哈密，南接巴音郭爾蒙古自治州，西鄰烏魯木齊，北隔博格達山（天山東段）與昌吉、奇臺、吉木薩爾、木壘縣相接，南北240公里，東西300公里，總面積72,880平方公里。

吐魯番是天山南麓的山間盆地，天山餘脈環繞四周，地形北高南低，位於盆地中心的艾丁湖低於海平面154米，是我國最低的地區，也是世界著名低地之一。以艾丁湖為中心，呈環狀分佈的地形，可明顯分為三帶。最外層為山嶺帶，北有博格達山，高聳入雲，終年白雪皚皚，冰河垂懸。西部是喀拉烏成山，高度也在400米以上。南邊的庫魯克塔格山和東南的庫姆塔格（沙山），峯嶺呈渾圓狀，比較低矮。第二層是被洪水冲刷下來的、由大小不等的礫石鋪展而成的戈壁礫石帶。最中心為平原綠洲帶，也是吐魯番地區的黃金地帶。火焰山自西而東橫亘盆地中央，將綠洲分隔成兩部份。山北為天山山系古老的山前淤積平原，有吐魯番綠洲和托克遜綠洲。發源於博格達和喀拉烏成山的條條河流，如阿拉溝、白楊河、塔爾朗溝、煤窩溝、二塘溝、坎兒齊等的河水匯入盆地，滋潤着這片綠洲，成為千百年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從火焰山溝谷溢出的無數清泉，匯成溪流，如大小桃兒溝、葡萄溝、木頭溝、吐峪溝、連木沁溝、蘇伯溝等，灌溉着千頃良田，為人類提供了最基本的衣食之源。這塊美麗富饒的土地，很早以前就成為人類生息繁衍的綠洲沃壤，至今仍可在吐魯番的雅爾湖、阿斯塔那、鄯善縣的迪坎爾、克孜勒庫木、塔西肯艾熱克和托克遜縣的草曼布拉克、小草湖等地採集到古代人類製造和使用的石器。

由於吐魯番位於新疆東部，是河西走廊進入西域的門戶，也是東來西往的交通樞紐。自敦煌而西，經哈密、越庫姆塔格山前戈壁，即可到達吐魯番盆地。從盆地內的魯克沁南下，穿越克孜勒塔格山，可抵達羅布泊窪地的樓蘭，由此向南與著名的絲綢之路的南道相接。從吐魯番向西，過乾溝、榆樹溝，越喀拉克孜勒山，可進入焉耆盆地，即為古絲路的北道。從吐魯番向西、向北翻越天山諸隘口，即可到達北麓的烏魯木齊、奇臺、木壘和吉木薩爾等地，與草原絲綢之路相接。吐魯番盆地的這種便利的交通條件，也使它成為古代民族遷徙往來的必經之地。根據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早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戰國時期，這裏的土著居民——車師人就為開闢這塊綠洲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不久，塞克人也到此活動並留下了他們豐富的文化遺存。大約在公元前200多年的秦漢之際，車師人已建立了自己的王國，《漢書》稱為車師。兩漢時，匈奴和漢政府在車師境內屯田積穀，漢政府還設戊己校尉，管理屯田事務，直至魏晉沿用不改，吐魯番成為新疆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一。公元327年，東晉、前涼在此設高昌郡，漢、羌、氐、匈奴等族政權相繼統轄吐魯番盆地。公元443年，北涼沮渠無諱遷都高昌。公元499年，金城榆中漢人麴嘉在吐魯番建立封建王朝，歷經九代十王，史稱麴氏高昌王朝。公元640年，唐朝政府統一高昌，將吐魯番等地建為州、縣。此外，遊牧民族柔然、突厥、契丹、蒙古族政權都曾一度統治過吐魯番。至九世紀中葉，回鶻人在此建立王朝，史稱回鶻高昌。眾多的民族在吐魯番盆地生息繁衍、開拓墾殖，用自己的雙手和智慧，創造和豐富了這裏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同時，這裏又是我國與中亞、西亞、地中海沿岸各地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的必經之地。東方黃河長江流

域的古代文化，西方希臘、羅馬文化以及波斯和印度文化，均在此交流薈萃。古代世界的幾大宗教，如祆教、佛教、道教、印度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蘭教都曾在這裏傳播。這些來自東方和西方的文化在此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對古代吐魯番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曾起過積極的作用。隨着歲月的流逝，許多古代遺址和歷史文物已被沙石掩蓋埋藏在地下，據目前所知，僅殘存在吐魯番的各種古代文字，就達17種之多。

吐魯番地區乾旱少雨，是典型的大陸性暖溫帶乾旱荒漠氣候。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6毫米，而蒸發量竟超過3000毫米，這種極度乾旱的自然條件，使豐富的古代遺蹟和遺物得以較好地保存下來。這裏有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春秋戰國至漢代的墓葬，經歷兩千餘年至今仍巍然屹立的古城堡，遭受戰火摧殘和風雨侵蝕的石窟寺，特別是吐魯番唐墓葬羣中保存着數以萬計的珍貴文物，以及許多古代人體標本。這些在地下埋葬了一千多年的古屍，其肌體不腐，形貌依然，連指甲毛髮保存都比較完好，成為自然脫水乾癟的木乃伊。在上述種種古文化遺存中，目前已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以下五處：交河故城、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古墓羣、柏孜克里克石窟和蘇公塔。

交河故城坐落在吐魯番城西約10公里的雅爾崖孜臺地上，長1650米，寬300米。崖壁峭立，河水分流繞城下，形勢險要。早在漢代已是車師前部王的治所。雖經歲月更迭，交河却一直沿用到15世紀，而屹立至今。城中央有一條縱貫南北的大道，通向全城最宏大的建築——佛寺。城內西側北部，寺院集中，殘塔林立。故城東側，大小院落鱗次櫛比。南部有一高大建築物，似為官署所在地。北端為墓葬區。其東側的塔羣，中間一大塔，原可拾級而上，鳥瞰全城。四個角隅各五排25座，共100座小塔圍繞大塔，排列整齊，頗為壯觀。

高昌故城位於吐魯番市東南40公里的火焰山附近，城略呈方形，周長五公里，城有三重：宮城在北面，南面為內城，外城殘存一大型寺院建築。高昌故城至遲在公元五世紀已成為吐魯番地區的統治中心，是後期北涼和麴氏高昌的首府所在地，唐西州治所也曾設置於此，直至回鶻王朝仍以這裏為中心進行統治。

位於高昌東北、北、西北郊的哈拉和卓及阿斯塔那墓葬羣，是晉唐時期高昌居民死後的葬所。僅解放後就清理了400多座墓葬，出土文物數萬件，可稱是反映古代高昌歷史社會的一座地下博物館。

柏孜克里克石窟鑿建在火焰山木頭溝谷的懸崖上，“曾鑿四絕，架回而開軒。既庇之以崇岩，亦猥之以清瀨。”^①大約始建於麴氏高昌時期，回鶻人改建成王室貴族的寺院。昔日的勝景，早已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中，但那高低錯落，依山展佈的洞窟及其殘垣斷壁仍透露出宏偉雄姿。“金壁尚存，斑駁丹青”的壁畫，形像地反映了吐魯番古代經濟、文化和藝術發展的水平。

蘇公塔亦稱額敏塔，位於吐魯番市東南3公里，是清代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的紀念塔，建於公元1776年。塔高37米，塔身呈圓柱形，塔基直徑10米，自下而上逐漸收縮。塔外用青灰色磚砌疊出波紋、菱格、壺式條紋、團花等各種幾何圖案，顯得樸素、莊嚴，塔內可沿螺旋狀排列的階梯，登臨塔頂。塔上端還砌出窗櫺。塔下豎立着一塊漢、維文合璧的石碑。

優越的自然條件，衆多的遺址和墓葬，把一些其它地區無法保留下來的文物，如紙文書、絲毛織品、泥塑、木雕、食品等遺物珍藏到了今天，使吐魯番地區的出土文物獨具特

點。

在這裏，無論是墓葬，還是石窟寺院都有各種文字的文書出土，且字迹清晰，其中尤以阿斯塔那墓葬為最，可稱是歷史檔案庫。這裏出土的文書，最早的寫成於西晉泰始九年（公元273年），最晚止於唐大曆十三年（公元778），前後達五百年之久。這批文書中，有契約（包括租田、買賣、僱傭、借貸等）、籍帳（手實、計帳、戶籍、受田帳、欠田帳、退田帳、差科簿、馬料帳等）、官府文書（符帖牒狀、審理案件的辯辭和錄案、授官授勳告身、行旅的過所和公驗、收發文簿、收支帳曆等）、私人信札、經籍寫本、隨葬衣物疏等。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大自典章制度、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活動，小到純屬私人生活瑣事^②，為研究吐魯番、新疆，乃至我國的這段歷史，提供了直接生動的資料，有的還涉及到當時的國際交往。柏孜克里克石窟清理出的文書，以回鶻文較多，也有漢文、梵文、婆羅迷文、粟特文、西夏文等。內容有契約、佛經、摩尼經、詩歌、史籍抄本等，有手寫本，也有木刻印本，是研究高昌佛教和回鶻歷史等極有價值的資料^③。其中一件用粟特文書寫的摩尼教經籍，長達3米，內有彩色插圖，是現知世界僅有的摩尼教經卷之一。

絲毛織品的種類繁多，色澤如新。毛織物是這裏的傳統手工業品，主要出土於早期墓葬中，如距今約3,000年左右的蘇巴什墓葬就出土有平紋和斜紋組織的毛布，染成黃色或紅色，至今仍很鮮艷。彩色毛織帶和毛氈貼綉，簡潔而優美大方，很有特色。大量的晉至唐代的絲織品，有錦、縐、綺、絹、紗等，色彩斑斕，絢麗奪目。錦有經錦、緯錦，縐有鎖針、平針，印染有紋、夾、蠟縐和印花等，還有的在錦綺上再織或印出花紋圖案。其延續時間之長，種類之多，在全國來講也是僅有的。這些織物主要來自中原，當然也有地產和絲綢之路上的交換品。因而，它是研究我國養蠶、練絲、絲織工藝的發展及西傳的珍貴資料，也為探討中亞、波斯等地的絲織提供了實物標本。如近年來發現的唐代緯絲和具有改機效果的雙層錦，把我國記載中這兩種技法的出現提前了幾百年^④。東晉時期，用彩色絲綫編織的織成履，把僅見於古籍記載的東西呈現在我們面前。工藝精細，提花準確。值得提出的是，在絲綢之路交易中佔主導地位的商品——絲綢，它的發展本身就是中外物質文化交流的結晶。

吐魯番古墓葬的隨葬俑類，也不同於內地。它不是用燒製的陶、瓷或三彩，而是因地制宜，使用雕刻的木俑，彩塑的泥俑，甚至還有穿着絲織品縫綴衣飾的木身絹俑。形像逼真，栩栩如生。早期多用木俑，東晉墓葬中出土有木虎、木馬、木牛車和各種民族形像的男女木俑。用木頭雕刻，榫卯法嵌入腿等，再以黑、紅、綠等色畫出面部及衣飾。簡潔粗獷，古樸稚拙。唐代多為泥塑而後敷彩，有馬、牛、羊、駱駝等牲畜，也有文官、武士、仕女和侍者俑，還有儀仗俑、騎馬俑、勞動俑、天王、鎮墓獸等。既有漢族形像的泥俑，也有不少深目高鼻的兄弟民族形像和來往於絲綢之路上的商人。更惹人喜愛的是那些木雕頭部，彩繪面目，胸部用木條直接在頸下膠合，用紙捻成臂膀，外着錦綉衫裙的木身絹俑，衣著真實，宛若真人。女舞俑著短襦，長裙曳地，帔巾繞肩，舞姿嫵婉，曲有姿態。男性頭戴烏紗帽，身穿黃絹單衣，繫黑帶，蹬烏皮靴，一副滑稽奸詐相，把唐代的優美舞姿和傀儡戲展現了出來。還有那一組組的獅舞、馬舞、頂竿等百戲俑……這些曾在唐代盛行的表演藝術，就連那些輝煌燦爛的壁畫也沒有這樣生動逼真，表現了歷史的本來面貌。但它卻被從吐魯番地區的

墓葬中發掘出來，使之又重現於人間。

此外，那些紙畫、絹畫，甚至還有絹製插花，都較完好地保存到現在。小麥、青稞、糜子、黑豆等農作物，葡萄、乾梨、紅棗等瓜果和菜籽、棉花等經濟作物，是支持吐魯番古代社會經濟的重要生產事業。精巧的點心、餃子、餛飩……展現了古代吐魯番人們的生活畫面，也是自然科學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珍貴標本。

吐魯番地區這些豐富的文化遺產，古代精美的藝術品，早在19世紀末，就被外國的一些“探險”、“考古”學家們所發掘，帶回他們自己的國家。第一個到這裏來的是俄國人艾伯特·雷格爾，他向世界首次介紹了吐魯番綠洲保存完好的城堡——高昌故城。後來，俄國人克列門茲又較詳細地考察了這裏的文物古蹟，交河、高昌諸古城，調查了柏孜克里克和吐峪溝等石窟的130個洞窟，拿走了不少各種文字的古卷，割剝了精美的壁畫。德國也不甘心落後，本世紀初，柏林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的格倫威德爾、勒柯克等三次到吐魯番，發掘了高昌故城和一些寺院遺址，切割壁畫，僅第一次就運走文物46箱。英國人斯坦因兩次在吐魯番“發掘”，1906年那次運走了100箱文物^⑤。還有日本的大谷光瑞和橘瑞超等，除遺失、處理和流入私人手中的外，僅龍谷大學收藏的文書一項就有7000件之多。據目前所知，吐魯番出土的文物遍佈英、德、法、日、印、美、瑞典等十二個國家的博物館和文化機構之中。我們痛心地回首這些難以忘卻的史實的同時，又以吐魯番古代文明孕育了世界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而自慰。正如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季羨林教授所說，吐魯番在中國，吐魯番學屬於全世界。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重視古代遺址和遺物的保護。吐魯番地區的文物保護管理工作從無到有，機構從小到大。1954年只有一名文物幹部附設在文教科內，1965年增加了兩名，單獨成立了文物管理機構。各文物保護單位也設置了專門的管理人員。1978年正式成立了文物保護管理所。1989年又成立了博物館，修建了具有地區特色的館址，有了專門的陳列場地。1976年開放以來，這裏接待了衆多的國內外遊客，僅六處文物保護單位，1991年就接待了37萬人次。三十多年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培訓保管人員，加強對古遺址的保護，進行了文物普查和古蹟的維修，並整理出10多萬字的文物古蹟檔案。配合水利等基本建設工程，清理發掘了一百多座墓葬，清理了柏孜克里克石窟。舉辦了多次陳列展覽，僅《吐魯番古屍暨出土文物展覽》就到北京、濟南、太原、開封、洛陽、合肥、南京等十三個市和地區巡迴展出，宣傳了吐魯番的古代文明。撰寫了許多論文，編寫了各種導遊圖和《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畫藝術》和《中國美術分類全集·壁畫全集》的吐魯番卷等三本大型圖錄。還把各民族業務幹部送往北京、上海、成都、烏魯木齊等地進行業務培訓，為進一步提高業務工作的質量創造了條件。

七十年代末期，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我們陸續發現並清理了一批早期墓葬，有吐魯番的恰什塔克、驢達坂、雅爾湖溝北、艾丁湖^⑥，托克遜的小草湖、阿拉溝、魚兒溝、博斯坦鄉和鄯善的蘇巴什^⑦、洋海、大阿薩等墓葬羣共20餘處。這批墓葬以出土彩陶為特徵，並伴有銅器或鐵器。尤以洋海墓葬最為典型，清理的100多座墓葬，出土陶器127件，其中彩陶佔40%。

這些墓葬地表多有圓形或長方形石堆封土，墓室結構有：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和長方形豎穴洞室墓。有的墓底有長方形木框架，或用樹枝捆扎而成的葬具，阿拉溝則多用原木相疊而

成本椁。每一墓葬一人、二人或三人不等，仰身直肢，大多數為頭西足東。阿拉溝還有一種堅穴石室墓，墓壁用卵石壘砌，墓口蓋木，或用大石板封口，墓底有木板葬具^⑧。隨葬品比較豐富，有陶器、木器、銅器、鐵器、骨器、石器和毛織品、皮革等。

這些陶器大多是夾砂紅陶，均係手製。器形以罐為多，杯、鉢次之，還有盆、壺、樽等。器形較小，一般高約10厘米左右，最大的一件也僅40多厘米。形制特點是：鼓腹、闊底，也有少量小平底，附寬帶狀橋形耳，或柱狀環形耳，以單耳為最多，有少量雙耳。還有一些帶流的罐或杯。造型多樣，且有特點。大部份陶器的器表 and 內沿多刷紅色陶衣。其中的彩陶是在紅色陶衣上，彩繪黑色紋飾，個別的有黃彩。紋飾主要是各種正倒三角形、鋸齒紋、變體三角形和菱格紋等，還有不少飾渦旋紋。其中一件彩陶豆，造型優美，在紅色陶衣上，以淡黃和黑色平行相間繪出渦旋紋，有韻律感。也有通體繪由豎式平行綫組合而成的紋飾。但以三角形和渦旋紋為主體紋飾，具有較強的裝飾性。這些彩陶與甘肅玉門清水河火燒溝出土的彩陶形制和圖案極相近，同時與新疆其它地區如哈密、巴里坤、和靖等地出土的彩陶有共同的特點，說明吐魯番地區與上述各地有着密切的聯繫和交往。

這批墓葬還出土了大量的木器，有盆、盤、杯、勺、盒等日常生活用具。有一件木盒，表面呈半圓柱狀，雕成刺猬形，下部的中間挖空，很富有想象力。很多墓葬中都出土了鐵木取火器：這些標本的木質堅硬，呈長方形，長約10厘米左右，寬2、3厘米，厚約2厘米。在長方形木板的一側鋸出些小槽，供鐵木用，大部份在槽的頂端都保留了取過火的鐵孔，孔徑約1厘米，孔內已被鐵木所產生的火燒焦，因而呈焦黑色。有的還同出有木質鐵桿，一端較圓滑，正好插入鐵孔內，另一端呈尖狀，可能是鐵木時磨擦所致。我國古籍有鐵木取火的記載，但究竟是怎樣的工具，如何操作等，早已無人知曉。吐魯番地區出土的文物，把大量的鐵木取火工具擺在我們面前，看來，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有着相同的取火工藝和技術。

銅器是這時期出土的重要遺物，主要有銅刀、銅戈、匕首、銅鏡、銅鍼和各種銅飾件。銅刀的數量最多，銅戈的援與內上已都出現了穿。出土的銅飾件較多呈透雕鏤刻狀，如艾丁湖墓出土的獸形銅牌，兩隻老虎首尾相錯，背部相聯。洋海墓還出了一件虎噬羊銅牌，肥碩兇貪的虎和膽怯蜷曲的羊，形成鮮明的對比。有的還在上面壓了一層金箔，如蘇巴什墓出土的包金虎形銅牌，還有虎紋圓形金牌等。這些銅飾件都以老虎為母題圖案，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的一個問題。

根據墓葬形制、葬具、葬式和出土文物，我們可以看出：這批墓葬的時代有早晚的差別。大體上可分為兩期，第一期屬於春秋戰國時期，出土大量的彩陶，並有銅器。第二期可到西漢中、晚期，墓葬中的彩陶減少，出現了鐵刀等鐵器，彩陶與鐵器共存是這期的特點。我們對蘇巴什墓葬作過碳14測定，結果是早期距今約3145±45年，樹輪校正為距今3335±145年。晚期距今約2225±70年，樹輪校正為距今2220±85年，與我們的分析相吻合。而洋海、艾丁湖、雅爾湖溝北等墓葬出土的遺物，又與蘇巴什相同，顯然也有時代早晚的不同。根據漢文史籍記載，在距今2000多年的秦漢時期，這裏早已聚居着土著的車師人。《史記·大宛傳》說，“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史記》是我國最早提到車師人的史籍。《漢書·西域傳》也說，漢通西域，“樓蘭、姑師當道”。“姑師”和“車師”是同一名稱的不同漢譯。秦漢時期，這裏已產生了國家，建立了王國。漢武帝遣趙破奴破車師，分“車師前後王

及山北六國。”“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譯長二人”，官員設置齊備。“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⑨，務塗谷在今古木薩爾的破城子一帶。近年來考古發掘證明，在今烏魯木齊、奇臺、木壘、巴里坤一帶也發現了一批與上述內涵相同的墓葬，與車師人的分佈區域大體相合。這一發現彌補了吐魯番地區歷史文物中的一個空白，為研究古代車師人的歷史文化開啓了一扇窗棧，是對吐魯番學的一大貢獻。我們相信，隨着今後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車師人的古代文明將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

車師人的這批遺物也充實了我們的館藏文物。我館現有藏品5000餘件，有石、陶、木、銅、鐵、金、銀器和文書、毛麻絲織品、木雕、泥俑、糧食、乾果、麵食品等，上起石器時代，下迄明清，大都是發掘品，也有徵集品，還有部份民族文物。這些文物都具有鮮明的民族和地區特點，其中不少是精品。我們利用這些文物舉辦了《吐魯番歷史文物陳列》，展出文物250多件，並輔以照片、圖表、摹本等，展出面積306平方米。同時，發揮吐魯番地區的優勢，舉辦了《古屍展覽》，這是我館的兩個基本陳列。此外，我們還經常組織一些臨時性的展覽，如《最新出土文物》、《龜茲壁畫摹繪》等展覽。

這裏，從我館藏品中選擇了200多件有代表性的文物，編輯成圖冊。圖冊中按時代順序排列，分為：新石器時代、車師（姑師）時期、高昌郡、麴氏王朝、唐代西州和回鶻王朝等六大部份。我們力爭能將近年來新收藏的文物盡可能多的奉獻給讀者，為國際吐魯番學的研究增添新資料。但由於我館創辦不久，藏品有限，我們的學識水平淺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許多疏漏，還可能存在一些錯誤，我們竭誠希望專家和廣大讀者指正。

岑雲飛

一九九二年三月

注 釋

- ① 《西州志》，見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
- ② 吐魯番文書整理小組、新疆博物館《吐魯番件——唐墓葬出土文書概述》，載《文物》，1977年第3期
- ③ 吐魯番地區文管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遺址清理簡記》，載《文物》1985年第8期
- ④ 新疆博物館《新疆出土文物》，圖版一四八、一四四 文物出版社 1985年
- ⑤ Jack A Dabbs著《新疆探索史》 見新疆博物館編《新疆考古資料》第一輯
- ⑥ 新疆博物館、吐魯番文管所《新疆吐魯番艾丁湖古墓葬》，《考古》1982年第4期
- ⑦ 吐魯番文管所《新疆鄯善縣巴什古墓葬》《考古》1984年第一期；吐魯番文管所《新疆鄯善縣縣巴什古墓葬的新發現》《考古》1988年第6期
- ⑧ 王炳華《新疆阿拉溝聚穴木椁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第1期
- ⑨ 以上引文均見《漢書·西域傳》

INTRODUCTION

Turfan Prefecture, situated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Xinjiang Uigur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consists of Turfan City, Shanshan county and Toksan County. The prefecture borders on Hami in the east, extends to Bayingoleng Mongoli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the south, neighbors Urumqi in the west and connects itself with Changji, Qitai, Jimusar and Mulei counties by the Bogeda Mountains. It is 240 Kilometers wide from south to north and 300 Kilometers long from east to west, taking up a total area of 72,880 square kilometers.

Turfan is a depression surrounded with mountains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Embraced by the branch mountains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 Range, the area is higher in the north than in the south. Lake Aid-ing,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depression, is 154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prefecture is the lowest area in China, and one of the lowest places of the world. With Lake Aiding as the center, the area,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on all sides, is made up of three circular zones. The outermost circular zone consists of mountains. The Bogeda Mountains lie in the north, thrusting into the clouds and glistening with white snow all the year round. Glaciers can be seen hanging over the cliffs of the mountains. In the west of the circle run the Kalawucheng Mountains, over 400 meters high. In the south stand the Kuluketage Mountains and in the southeast are the Kumutage Mountains (or Sand Mountains), which are lower, with dome-like tops. The inner circular zone is made up of deserts formed by deposition of silt and gravel flooded down from the mountains and hills. The central circular part is the most plenteous of the entire Turfan prefecture. The Huoyanshan Mountains (Flaming Mountains) snake across the bottom of the basin from east to west in the middle, and divide it into two halves. The northern half is a sedimented plain where the Shanshan oasis lies. The southern half consists of the Turfan and Toksan oasis, formed both by flooding and deposition. The rivers that have their sources in the Bogeda and Kalawucheng Mountains, such as the Alagou, Baiyanghe, Tarlangou, Meiyaogou, Ertangou and Karqi, all gather at the bottom of the depression and irrigate the fertile land. They make up the unexhaustible water resources of the area for the irrigation of the oasis of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Besides, there are the big and small streams that have their sources in the countless springs from the valleys like Dataogou, Xiaotaogou, Putaogou, Mutougou, Tuyugou, Lianmugou and Subogou, which constitute other water resources for the watering of the productive soil that yields sustenance of man in the area. That's why the Turfan area, an area of beauty and plenty, has long since populated by man. The early inhabitation of the area by human beings here is evidenced by the instruments of stone made and used by them which have been discovered at Yarhu and Astana of Turfan; at Dikar, Kezilekur and Taxikenaireke of Shanshan County and at Weimanbulake and Xiaocaohu of Toksan County.

As Turfan is situ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Xinjiang, it is the entrance to the Western Region from the east by way of the Hexi Corridor and a center of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tourist may start his journey from Dunhuang, pass through Hami and the deserts in front of the Kumutage Mountains, and get to Turfan. He may go south from Lukeqin in the basin area, climb over the Keziletag Mountains, and arrive at the Loulan ruins. He may continue his southward tour from ancient Loulan and reach the Southern Route of the Silk Road. If he starts his journey from Turfan and goes west, he will, by way of Valley Gangou, Valley Yushugou and the Kalakezile Mountains, enter the Yanqi Depression on the Southern Route of the Silk Road. Or he may go west or north from Turfan, climb over the passes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come to Urumqi, Qitai, Mulei or Jimusar, all on the route of the Silk Road across the grasslands. The advantage of Turfan in communications led to the successive settlements here by various peoples in migration.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records indicate that the Cheshi people, the earliest natives of Turfan, pione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ea between 770 B.C. and 221 B.C., that is, in the Epochs of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fter the Cheshi people, the Saike people came here and left considerable cultural relics behind them. About 200 B.C., that is, at the end of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Han Dynasty, the Cheshi people established their kingdom, first referred to as Cheshi in A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the Xiongnu and